

228039

小 龙 王

〔台湾〕 古 龙 著



0435344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鄂新登字 05 号

小龙王

作者：(台湾)古龙

责任编辑：白昌懋

*

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(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63 号)

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

*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14 印张

1992 年 11 月第 1 版 199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3—30000

ISBN7—5354—0687—4

1.568 定价：(上、下册) 8.80 元

富豪死亡之谜

—

他并不见得是生活有规律的人，经常和他的清客们作长夜之饮，但却从未耽误过他这每天一次的例行巡查，他在济南城里的七十九家商号，甚至连进行中的路线都从未改变过。

创业不易，守成更难，无论谁要做到这一点都必须付出相当代价。

孙济城明白这一点。

他爱惜自己的事业和财富就好像一个绝色美人爱惜自己的容貌一样。

他常常告诉他的朋友：“财富虽然并不一定能使人快乐，但至少比贫穷好得多。”

孙济城身高六尺有余，魁伟英挺，远比其他那些和他有同样身价的豪商巨富更懂得享受。

多年来优裕的生活和精美的饮食，虽然已使他的腹部逐渐凸起，但是在精心剪裁的衣着掩饰下，使他看起来

还是要比他的实际岁数年轻得多。还是可以骑快马、喝烈酒、满足最难满足的女人。

他从来不会忘记提醒别人赞美他这一点，别人也不敢忘记。

像这么样一个人，当然不想死。

所以他每天出门时的扈从，都是从各大镖局选来的高手，其中甚至包括昔年威震河朔，护镖九十一次从未失手过的“稳如泰山”邱不倒。

他座车的车厢，也是特别制造的，刀砍不裂，箭射不穿，为他训练马匹的是昔年征西将军的马房总管，拉车的每匹马都是名种良驹，体能和速度都经常保持在巅峰，必要时一日一夜间就可以奔驰一千三百里。

他的巨宅里戒备也同样严密，日夜都有人轮流值班守卫，每个人都可算是一流高手。

要想将这么样一个人置之于死地，简直可以说是件绝不可能的事。

谁都不会来做这种事，谁都不敢来冒这种险。

谁也想不到他会死！

二

如果没有特别的事，孙济城通常都会在城内的大三元酒楼吃午饭。

也不知道是因为他在顾虑他日渐凸起的肚子，还是因为他头一天晚上酒喝得太多，他起床出门前除了一盏

乌龙茶外，从来不吃别的，所以这一顿午饭他通常都很讲究。

他选择大三元这个地方有很多种理由——

大三元也是属于他的七十九家商号之一。

大三元的厨子是他特地从岭南物色来的名厨。“发翅”和“烧翅”都有一手祖传的秘法，而鱼翅正是孙济城的偏好。

大三元的总管郑南园，不但也是个讲究饮食的人，而且谈吐风趣，说的又都是他最喜欢听的话。

还有最主要的一点是，大三元的生意好，客人多。孙济城喜欢看人，也喜欢别人看他。

※ ※ ※ ※

今天也和平常一样，孙大老板也是在大三元吃午饭的，也喝了一点酒。

平常他喝的有时是竹叶青，有时是茅台，有时是大曲，有时是女儿红，有时是玫瑰露，有时候甚至会喝一点从关外送来的青稞酒和古城烧。

今天喝的是更难得的波斯葡萄酒。

孙济城喝的不多，天没有黑的时候，他从来不会喝得太多。

大三元是他巡行的最后一站，吃过这顿饭之后，他就要打道回府，回到他那间很少有别人进去过的卧房去小睡片刻，养足精神，再开始他多姿多彩的另一种生活。

——富有确实是要比贫穷愉快得多。

※ ※ ※ ※

孙济城比这世界上大多数人都富有，也比这世界上大多数人都愉快。

别人既然杀不死他，他自己也没有任何一点要死的理由。

他怎么会死？

三

孙济城是个很懂得享受，对每件事都很考究的人，包括衣食住行在内。

他住的卧房当然既舒服又华美。

这是每一个只要有一点头脑的人都能够想像得到的，但却很少有人能想像到那里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地方，因为他的卧房确实很少有人进去过。

他的卧房是他休息睡眠的地方。

他要休息睡眠时，从不找女人，他要找女人的时候，从来不休息睡觉。

——“妻子”和“女人”是不同的。

——“妻子”不仅是一个“女人”，也是一个患难相共、甘苦共尝，在寂寞病痛衰老失意时也可以互相依靠安慰的伙伴和朋友。

孙济城没有妻子，也没有朋友。

他的朋友严格算来都不能算是他的朋友。

——高处不胜寒，一个人如果到达了某种巅峰，通常都比较寂寞。

※ ※ ※ ※

和平常一样，孙济城回到他那间虽然很少有人进去过，但是无论任何人进去后，都会惊奇赞美羡慕的卧房时，已经接近黄昏时分。

平常他回来后，总是会小睡片刻，今天却破了例，只从床头的秘柜中拿出一条用波斯白金制成，还带着翡翠坠子的项链就出去了。

卧房外是一间精雅华美的厅堂，壁上悬挂着吴道子的画和王羲之的字，架上摆着纯白无瑕的玉鼎，迎门的一张交椅，据说是皇宫里流出来的御用之物。

※ ※ ※ ※

孙济城刚坐下，门外就响起了一阵音乐般的环佩声，他在等的人已经来了。

来的是柳金娘。

这个美丽温柔成熟细心而且极精于剪裁的女人，十一岁入宫，二十一岁被遣回时就已被孙济城聘来负责掌管他的衣着鞋帽，对这个男人的身体四肢骨结构，世上只怕没有人能比她了解得更多。

要替一个人缝制一件舒服贴身的衣服，这是必要的

条件之一。

要真正完全了解一个男人的身体并不容易，她用的方法是最直接有效的一种。

她是个美艳的女人，他健康强壮，那天晚上春风吹得又那么温柔。

可是从那天晚上之后，她就从未再提起过那件事，他也似乎完全忘记，两个人仍然保持着一种良好的宾主关系。

她在深宫内早已学会忍受寂寞。

※ ※ ※ ※

斜阳从窗外照进来，孙济城看着她美丽而冷淡的脸，忽然轻轻的叹了口气。

“十年了。”他叹息着问她：“是不是已快有十年了？”

“大概是的。”

柳金娘脸上还是冷冷淡淡的全无表情，一个像她这么有教养的女人，是绝不会把情感表露在脸上的。

但是她的心却在刺痛，她知道他说的日子是从那个春夜后开始算的，她远比他记得更清楚，不是十年，是十年一个月零三天。

“这些年来，你过得快不快乐？”

“也没有觉得很快乐，也没有什么不快乐。”柳金娘淡淡的说：“现在想起来，十年好像一眨眼就过去了。”

多少个孤独寒冷的冬日，多少个寂寞难捱的春夜，真

是一眨眼就过去了么？

孙济城又叹了口气，忽然站起来，走过去。

“我知道我负了你，”他扬起手里的项链：“这是我对你的一点心意，你肯让我为你戴上？”

柳金娘默默的点了点头，可是等到孙济城走到她身后，将那条珍贵美丽的项链挂到她颈上时，她忽然觉得想哭。

难道经过那漠不关心的十年后，他忽然又想起了那天晚上的激情和柔情。

就在她眼泪将要流下时，他的手忽然抽紧，就用手里这条美丽的项链绞杀了她。

她死得并不痛苦，因为她死也不信他会对她下这种毒手。

谁也想不出他为什么要杀她，因为他根本完全没有要杀她的理由。

※ ※ ※ ※

美丽的项链仍然挂在美丽的脖子上，美丽的人已倒下。

窗外夕阳渐淡，暮色渐深。平时神态行动都极沉着稳重的孙济城，慢慢的推开后面一扇窗户，忽然像一缕轻烟般飘出窗户，转瞬间就消失在暮色中。

四

夜色将临，邱不倒还躺在床上，昨晚他当值大夜班，上午才睡下，他当值时就和他护镖时一样，总是全力以赴，就算知道没有事会发生，也不敢有片刻疏忽松懈。

“稳如泰山”这四个字是他以性命血汗换来的，但是只要有一次疏忽就可能被毁于一刹间。

经过无数次出生入死的经验后，他的确已能做到这个“稳”字，就算有急箭利刃迎面击来，也不会惊慌失措，就算已将全部身家押在一把骰子上，看到骰子掷出来的是点，他的眼睛也不会眨。

可是近年来他经常会觉得很疲倦，一个五十五岁的人本来已经不该做这种劳苦的事了，只可惜他的背后总是有条鞭子抽着他，使他不能不像一匹推磨的驴子般继续推下去。

生命的碾轮，已经渐渐快把他一身铜筋铁骨碾成一堆血肉。

他在心里叹了口气，正准备起床去点燃桌上的灯，想不到他刚走过去，忽然有一双手自背后伸过来，按住了他的肩，邱不倒立刻全身冰冷。

居然有人能在他不知不觉中潜入这屋子，来到他身后，这本来是绝不可能发生的事。

就在这一刹那间，他全身都已被冷汗湿透。

扫在他肩上的这双手并没有乘势去切他颈上的血

管，也没有进一步动作，只听见一个人用很和缓的声音说：“用不着点灯，我也能看得见你，你也能看得到我。”

邱不倒听得出这个人的声音。

这个鬼魅般忽然出现在他身后的人，赫然是他们大老板孙济城。

※ ※ ※ ※

孙济城放开手，让邱不倒转过身来面对着他。

在暮色中看来，邱不倒的脸色虽然苍白如纸，神情却已镇定下来。他身经百战，每次都在劣势中扭转危机，就凭这一个“稳”字。

孙济城眼里也不禁露出赞赏之意，但是这一点暖意转瞬间就结成了冰。

他不让邱不倒开口，忽然问出句很奇怪的话，他一个字一个字的问：“你是几时知道的？”

“知道什么？”邱不倒不懂，这句话本来就问得很突然，让人很难答复。

孙济城笑了笑，眼眼里却全无笑意，又看着邱不倒看了很久，才一个字一个字的说：“我的秘密？”

“你的秘密？什么秘密？”

孙济城叹了口气：“你既然已经知道，又何必还要我说？”

邱不倒闭上了嘴。

他已看出此刻站在他面前的，是个绝不容任何人瞞

哄欺骗的人，再狡辩装佯都已无用。

“你是几时知道的？”邱不倒忽然反问：“你几时才知道我已发现了你的秘密？”

这是问话，也是答复。

孙济城又笑了笑！

“你一直赌得很凶，也输得很凶，可是这两个月来你却已经将赌债渐渐还清了。”他又问：“是什么人替你还清的？”

邱不倒拒绝回答，孙济城也不逼他立刻回答，又接着说：“由你统领的那三班七十二名卫士，在这两个月里已经换了十三个人，每隔三五天就会换上一个新来的，值班时总是站在离我最远的地方。”孙济城微笑：“你以为我不知道？”

邱不倒居然也笑了笑：“本来我确实以为你不知道。”

就在他说完这句话，孙济城想开口时，他已雷霆般出手。

※ ※ ※ ※

邱不倒练的是刀，练得很好，无论谁都不能不承认他的刀法绝对是第一流的。

但是他很少用刀。

他的拳头也是种致命的武器，甚至比他的刀法更有威力，更可怕。

他总认为无论什么兵器都难免有不在手边的时候，

他的二叔“双鞭无敌”邱胜就是因为被人盗走了双鞭，赤手苦战而死。

拳头却是永不离手的，所以他从小就苦练这双拳头，而且不惜吃尽千辛万苦也要拜在少林门下。

因为少林的“降龙伏虎罗汉神拳”一直都被公认为天下无双的拳法。

他的拳法刚猛霸道，出拳快，出手重，尤其是第一拳。

一招封门，一拳致命，高手相争，胜负往往就在一招间。

他一向认为第一拳绝对是最重要的一拳，这种观念无疑十分正确。

现在他一拳击出，虽然没有十成把握一拳就将对方击倒，但却认为至少也能抢得机先，为自己留下一条退路，四十年寒暑不断的苦功，三百次浴血苦战的经验，他确信自己的判断绝对不会错。

可惜这一次他错了。

※ ※ ※ ※

他这势如雷霆闪电的一拳刚击出，眼前忽然一花，他要挥拳痛击的人已经不见了。

就在这同一刹那间，他的手腕已经被扣住，全身的力量忽然消失无踪，手腕已经被拧到背后，连一点挣扎反抗的余力都没有。

邱不倒吓呆了。

这一双也不知击碎过多少武林高手鼻梁肋骨魂魄的铁拳，竟在一招间就被人制住，苦练四十年的拳法，在这个人面前竟变得有如儿戏。

“稳如泰山”的邱不倒脸上变了，满面冷汗滚滚而落，他做梦也想不到这个家资巨万，养尊处优的大富豪，竟是如此可怕的一个人，竟有这么样一身鬼魅般的功夫。

孙济城却在叹息：“我错了。”他说，“这次我算错了。”

错的是邱不倒，怎么会是他？

邱不倒忍不住问：“你错了？什么事错了？”

“你根本还不知道。”

“不知道什么事？”

“既不知道我的秘密，也不知道我是谁。”孙济城淡淡的说：“否则就是再借给你几个胆子，你也不敢轻易对我出手。”

“你是谁？”邱不倒嘶声问：“你究竟是谁？”

孙济城不回答，却反问：“你既然连我是谁都不知道，为什么要出卖我？”

这句话本来很少有人愿意回答，邱不倒却是例外，因为他远比孙济城更想知道真象。

——这个神秘而可怕的亿万巨富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？究竟有什么秘密？

要知道别人的秘密，唯一的方法就自己先说真话——这道理是老江湖们全都明白的。

“我本来虽然一直不太相信你真的是个白手起家，经

商致富的人，但是我也从未想到过你会是个身怀绝技的武林高手。”邱不倒说：“更没有想到过你会是个洗手退隐的江洋大盗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你实在不像。”邱不倒说：“你太招摇，连一点避人耳目的意思都没有。”

他又补充：“这二十多年来，积藏巨万后，忽然在江湖中消失的大盗，最多只有九个人，其中虽然还有四个尚未被查出下落，但你却绝不是这四个人之中的一个，因为无论年龄、相貌、身材，你都跟他们完全没有一点符合之处。”

孙济城微笑：“现在你一定也已看出我的武功比他们高得多。”

邱不倒承认。

“但是前三个多月，却忽然有人向我打听你！”他说：“你的一举一动他们都想知道！”

“那些人是个什么人？”

“都是我在赌坊里认得的，年纪有大有小，身份也很复杂。”

“你也不知道他们的来历？”

“我也不知道。”

邱不倒想了想，又说：“他们的出手都很豪阔，看来都有一身很好的功夫，却全都深藏不露，江湖中也从来没有人听说过他们的名字，当然更没有看见过他们的人。”他

的声音里仿佛有了种奇特的恐惧：“这些人就好像从某一个奇怪的地方忽然出现的，这世界上还没有人到那地方去过。”

孙济城的微笑已消失，瞳孔在收缩。他知道自己这次已经遇见了一群极神秘、极可怕对手。

“我平生唯一的嗜好只有赌，赌得太凶，也输得太多。”邱不倒说：“他们对我的要求却不多，只不过要我把他们收纳在我属下的三班卫士里，所以……”

“所以你就答应了他们。”

“是的。”邱不倒说：“我答应了他们。因为我不想欠别人的债，除了他们外，也没有别人肯替我还债。”他用力扭转头，用眼角盯着身后的孙济城：“我说的是真话。”

“我相信。”

“你知不知道他们的来历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

“他们知不知道你的来历？”

孙济城沉默着。邱不倒又问：“你究竟是什么人？”

这时夜色已经很浓，孙济城在黑暗中沉默了很久，忽然又笑了笑！

“我是什么人？”他的笑容怪异而诡秘：“我只不过是个快要死的人而已；很快就要死了。”

※ ※ ※ ※

一个像他这样的人，为什么要死？怎么会死？

邱不倒忍不住又要问，孙济城却只说：“你跟我来，我带你到一个地方去。”

“去干什么？”

“去看一个人。”

“什么人？”

“一个你永远都想不到会看见的人。”孙济城说：“等你亲眼看见时也许都不会相信。”

五

这个人是谁？为什么能让别人亲眼看见他的时候都不会相信自己看见了他？难道他根本就不该活在这世界上，根本就不该存在？

邱不倒想不通。

在以后这半个时辰中发生的事，每一件都是他想不通的。

孙济城居然把他带回那间从来没有人进去过的卧房里。

一向温柔文静，从未与人争吵过的柳金娘居然已经死了。

卧房里那张装饰华美的大床下，居然还有两间秘密的地下室。

地室中除了书籍、酒气和粮食外，居然还有一个人。

——一个邱不倒永远想不到自己会看见的人，现在他虽然已经亲眼看见了，还是不能相信。